

懷念在桃園基地當機工長的日子

·戴貴蘭·

前言

民國四、五十年間，舉國充滿「反攻」、「勝利」的年代，身為花蓮空軍防空學校眷屬子弟的我（家中位於緊鄰防校西邊之勝利西村），從小聽慣了鄰居楊茂盛叔叔（號兵）為防校吹起床號及熄燈號的聲音，這聲音幾乎像從軍樂號音，喚起著我們眷村小孩從軍報國之念頭。所以民國五十一年畢業後即報考空軍幼校，想不到因從未見過世面，連體檢都極為緊張，血壓飆升至一百八十，休息過後依然未降低，只好轉考空軍機械學校士官班。

東港——空軍入伍生

民國五十一年九月一日在東港入伍後，校長是劉為城將軍，在靠近海邊之七隊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入伍生訓練，我們這期學生分別為機校十八位，通校十二位。

每日上午為學科課程，下午都是在停機坪出操踢正步，訓練過程相當辛苦，口令是幾乎有一沒有二，但是大家仍然咬牙撐過來。畢業時，我

以第三名成績結業，還踢正步上臺接受校長劉將軍表揚。

分發桃園機場

同（五十二）年一月至岡山空軍機械學校報到，開始上課學習機械、鉗工、白鐵、燒焊、拆修飛機及戰機專有名詞學習，連反共義士劉承司飛來的米格十五，都被我們在機校巨輪館內大體拆下再組裝回。

翌（五十二）年八月底畢業分發至桃園六大隊四分隊，機務長為蔣祖華少校（但我們是屬第五修補大隊之第五飛維中隊管，中隊長是王碩才中校），負責T-33教練機。初到部，先協助三等機工長鄭豪扛梯子、提工具箱等雜事，三個月後經機工長認可，才正式接管T-306號飛機。

在六大隊服務期間，每天都有三至四批（含夜航）的任務架次，因我這架T-306號機和三十五中隊之T-3085，同停放於原RB-57型機之超大機堡，等於專供四中隊及C-119飛行員駕駛，間接也認識不少這些飛行教官們，迄今還記著這些飛行教官們

的大名。

五十五年初，五大隊十七分隊長楊有增少校邀請我到他隊上負責F-86型機之管理，我心想調至五大隊離隨營補習地點較近，且將來晉陞士官長也較有機會，再者負責F-86型機的管理也太久，該學習新的事物，當下便同意至五大隊服務。

上警戒

調至十七隊後便開始學習F-86型機之管理，但操作起來比F-33型機更為辛苦；不過那時才二十歲不到，一點也不怕苦。

當時，桃園早班巡邏機叫「五〇一」，機工長須在四點以前做好飛行前檢查工作，並鑽進進氣口及尾管（因年輕體力好都用吊單槓方式鑽進尾管裡），以檢查有無異物被吸進，出來時全身衣服都髒了，待六點左右任務結束，再檢查油量（含滑油液壓油，約兩週換主輪一次），這時已天亮了；接著又是例行派飛任務（每天幾乎三至四批，辛苦的很）。一週完又輪到「五〇二」（中午巡邏機），一週完又是「五〇三」（黃昏巡邏機），到休息差不多已是晚上九時。

回想過去輪值時，早上兩點起床，桃園地勢高冷，碰到冬天又下雨真叫人受不了。當時，基地未有警戒機

堡，戰機都露天停在跑道頭警戒室前，離警戒室約三十公尺，一上飛機先把坐艙罩布掀開，有時因下雨或露水，罩布變得又笨又重，機翼又滑，一不小心從飛機摔下可不得了，不死都丟半條命；等到將全部準備工作完成約已四點鐘，飛行員來試車，我又要電話通知油車補油、檔好後輪及插好APU電源，並在休息室等待緊急起飛。

待警鈴一響，我連牆壁的燈號都不看，馬上衝出大門快步跑到機後，起動APU電源車，跟著跑跳上飛機，這時飛行員已開起動電門和點火電門，他急著穿保險傘，我也急著幫他推油門，又不能快，一面看轉速表，一面看尾管溫度表，不能超過九百度（超過就不能飛，要送發動機工廠檢查），同時要比僚機快，因我大都是負責長機飛機，且都是副中隊長以上的長官。

記得有一次碰到十七中隊副中隊長戴邁倫緊急起飛，我啓動好APU電源車，快跑跳上飛機左腳踏上約十二公分長兩指幅寬的伸縮腳踏鋁墊（右腿腳是懸空的），左手抓緊座艙邊緣，右手幫他推油門，他急的不得了，一直催促著我，我跟著被他催的心好急，右手臂還要夾緊機艙，因飛行

員穿保險傘時動作大，空間狹小，一不小心就一定會推撞到我的手，右手如不夾緊往前一推，馬上下油門就超溫，換飛機再起飛來不及，僚機已不知飛到那兒。

這時軍械士早已拿開五吋火箭安全稍及響尾蛇飛彈紅外線罩布，幫飛行員開好車趕緊跳下飛機，拔掉APU插頭，趕緊往後躲開，因飛行員已大油門快速向跑道滑行起飛中，尾管熱風吹得裝備到處飛並有可能會撞到，緊急起飛後，分隊部馬上又拖來兩架飛機遞補，這樣的生活周而復始，永不休止（直到五十八年八月我考上機校學生班，才告別當機工長的歲月）。

回想那時我們機工長們工作情緒高昂，因年輕常分擔資深機工長的工作，如我負責的飛機週檢即等於休息，我會先前往週檢棚場，瞭解飛機檢修進度狀況再回機務室，班長在分派任務時，便會告訴我當天代班負責的飛機，而我也二話不說拿著工具就走到機堡開始工作。

夏天滑行道上的熱得冒氣，汗水跟著流，到了機堡趕快來個三百六十度檢查，含機身油箱，副油箱，液壓油，滑油，胎壓（目視），鼻、主輪的減震支柱，還要抹乾淨，如飛機油污

太髒，我還須用空液壓空桶，改成的小桶，漏點APU用布浸濕，雙手扭乾來擦飛機鋁蒙皮（我們雙手經常脫皮，一到晚上手掌背的毛細孔好像會冒氣似的），檢查完就坐在機翼下等飛行員來飛，等飛行教官開車滑行起飛後，我才回到機務室稍作休息，約四十分鐘後，再走到原機堡等待飛機歸來；飛機落地後，飛行員會將飛機缺失寫在七八一表上，約十分鐘加油車到達機堡，我便開始和油車兵，每人從油車上拉下一條油管，同時加滿左右兩邊副油箱。

夏天加油時油也冒油氣，聞的是油氣，腳踩的是油，因加機翼油箱幾乎都會冒出，所以我們飛機機械士，皮鞋壞得快，鞋頭常被油浸濕，曬的像非洲黑人。那時年輕什麼都不怕，最怕下雨的冬天，身上只有像風衣的雨衣，膝蓋以下都溼透，襪子鞋子一但濕了一整天都乾不了，將會是難過的一天，還好這些日子都過來了。

結語

我永遠懷念在第五聯隊度過的甘苦歲月，那是我人生第一個事業的起點，更是磨練我堅苦卓絕上進精神的地方；現在回想起與長官、同事、班長們相處的一點一滴，是那樣的清晰、難以忘懷，直到我也凋零。